

淘米

魏泽先

在咱小凌河川，一年到头有四件事那是指定得办的：搭炕，扫房，淘米，裱墙。除了搭炕不分时候，剩下那三件，全是过年的硬茬子活。

进腊月了，天寒地冻的，哈口气都能冻成霜，那小北风儿刮得嗖嗖的，滴水成冰，可这正是淘米蒸豆包的好时候。这淘米啊，既是个技术活，又是个实打实的气力活，没两把子力气根本扛不下来，往常都是两口子搭伙一块儿干。可这事儿搁秀凡这儿，就犯了难，她爷们儿在外头打工一整年了，昨天晚上微信唠嗑说，老板把工钱给利索了，没啥岔子，明后天就能到家。其实淘米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，可架不住家里那俩小崽子天天磨人，一进家门就嚷嚷：“妈，隔壁老王家杀猪了！”

“妈，前街老李家都淘米了！”打街上走一走，满大街飘着的蒸豆包香味儿，连大人都馋得直咽唾沫，更别提那俩小馋猫了。

这天早上，饭还没吃完，桌子都没来得及撤，就听门外吵吵巴火的，一帮老娘们儿呼啦啦就拥进来了。秀凡一瞅，都是街坊邻里的姐妹。她赶紧摞下筷子迎出去，打头的二嫂子嗓门儿亮堂，一见面就咋呼：“今儿个咱就把米淘了！俺们几个来帮你忙活！”

秀凡笑着摆手：“不急不急，孩子他爸明后天就到家了。”

二嫂子立马拉下脸：“你这话说的，见外了不是？大兄弟没到家，就不淘米了？俺可瞅见了，你家那小嘎豆子，天天趴人墙根儿瞅人家淘米，人家给个豆包他还举着不要，那小样儿，瞅着都让人心疼。你家又不是缺东少西的，该淘就淘！有俺们这帮姐妹帮衬着，今儿个指定给你整得利利索索的。”

一帮人呼啦啦进屋，搬缸的搬缸，打水的打水，七手八脚的，没多大一会儿，两大缸米就淘得干干净净了，茨在茨子里粉了起来。

下午，二嫂子开着她家那电动三轮，拉着秀凡就奔米面加工厂去了，前头也就一根烟的工夫，米就磨成面了。拉回家，二嫂子让秀凡烧一锅滚烫的开水，自己把棉袄一扒，袖子一捋，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和面。

秀凡赶紧拦着：“二嫂子，这和淘米面可是老爷们儿的活计，咱娘们儿哪能干得动啊！”

二嫂子一拍胸脯：“都这么说，俺家这活年年都是俺干。都说女人和面发不起来，俺和的面，照样发得喧喧乎乎的！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，只要你灶坑里的火别断，锅里的水一直滚开，保准没啥差池。”

面和好了，二嫂子也没走，说半夜还得起来揣一遍面，要不蒸出来的豆包味儿不正，还不筋道，不好吃。

转天一早，面发得那叫一个好，喧腾腾的跟棉花团似的，把缸盖都顶起来了，满屋子都是酸溜溜的面香味儿。

这边刚亮天，那帮姐妹就不请自来了。一帮人围在炕桌边，包豆包的包豆包，烧火蒸豆包的蒸豆包，满屋子热气腾腾的，院子儿里飘的豆包香味儿，隔着院墙都能闻着。

下午，眼瞅着活儿就快干完了，秀凡家那爷们儿背着大包小包地就进院了。一瞅见满屋子热热闹闹的光景，乐得嘴都合不拢。秀凡冲他一摆手：“东头王大力家今儿杀猪，你赶紧过去，割二斤猪肉回来，再切点酸菜，豆包儿是现成的，咱炖锅酸菜，犒劳犒劳这帮姐妹！”

爷们儿麻溜地就出去了，没多大一会儿就回来了，怀里还抱着一大盆酸菜。秀凡纳闷儿了：“咋还端回一盆酸菜呢，猪肉呢？”

爷们儿嘿嘿一笑：“大力说，这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就当大伙儿一块儿吃杀猪菜了。肉不卖，直接给咱端了一大盆现成的杀猪菜，说自己在咱家咋炖都炖不出这味儿！”

大伙儿一听，都乐了。赶紧掀开一锅刚蒸好的豆包，就着热气腾腾的杀猪菜，甩开腮帮子就造上了。二嫂子一边吃一边嘟囔嘴：“还是这新出锅的豆包，就着这热乎的杀猪菜，这味儿，杠杠的！”

二嫂子说完，又突然大喊一声：“这么好的嚼谷不能白瞎了！”秀凡听了一愣，男人急忙说：“我说好像缺点啥呢，知道啦。”

男人急忙打开背包，打里头掏出两瓶酒，说：“这是当地的名酒，我带回来两瓶，是想过年喝的，这样的话，大家先尝尝。”

男人打开酒瓶，给每个人倒上一杯，二嫂子端起来，一饮而尽，高声说：“这年味儿，足啦！”

母亲的饺子儿的年

子禾

的，过年过节生产队分几斤面粉，除了全家人吃上一顿外，还要留着招待客人，或者哪位亲戚家生小孩送上一包。

年三十晚饭后，那时没有电视，包饺子是家家户户同时的活计了。父亲从土菜窖里取出两棵还挂着水珠的大白菜，姐姐剁馅，母亲和面。和面可不是简单的事，要温水，不可太热，也不可太凉，太热把面烫熟了，太凉面团会发硬；和面的水不可多了，多了需加入面粉，也不可少了，少了面团不柔软。我趴在土炕上手杵着炕沿看着母亲和面拌馅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全家人一起动手包饺子。面板之上，擀面杖在大姐的手中有节奏地滚动，一张张圆的面皮飞快地成型了。母亲包出的饺子有鱼形的，有元宝形的，那样子酷似艺术品。我跃跃欲试想伸手包饺子，但被母亲制止了，“过年的东西，小孩别乱动。”母亲说。姐姐将一枚崭新的硬币包进了饺子里，说：“谁吃到了明年一定有好运气。”谈笑间，两盖帘饺子包好了，子时也快到了，山村夜空传来阵阵鞭炮声。我躲在父亲的身后看哥哥放鞭炮。母亲在灶台旁煮饺子，饺子争先恐后跃入铁锅的开水里沉浮，灶下燃烧的是一年中最少有的劈柴。炉火正旺，锅水翻滚，厨房里雾气弥漫，顷刻，一碗碗饺子就出锅了。母亲用小碗盛上几个饺子，恭恭敬敬地放置在橱柜上的一角，说

是供给故去多年的爷爷奶奶享用的。一切停当，全家人围坐在炕桌旁开始品尝这一年的佳肴，盘点着过往的收获，祝福着新春的到来。

爆竹一声旧岁除，一顿饺子迎新年。一年又一年，我和哥哥姐姐同成长，文笔不错的哥哥当上了民办教师，后来转为正式教师。大姐出嫁了。每年正月初二，母亲都让我去几里外的大姐家接她回娘家，母亲总是将除夕的饺子留一盘给大姐，说“过年的饺子比平时的好”。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同，似乎只是多了些仪式感。接大姐走在回娘家的路上，“姐，你猜咱妈给你留啥好吃的了？”我说。“饺子！”大姐笑着坚定地说。

那一年冬天，高考落榜的我报名参军。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，母亲和姐姐特意包了一顿饺子，母亲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。“部队上吃饭的人多，能包饺子吗？”“不能吧。”母亲在自问自答。两个多月后的除夕夜，刚下老兵连队的我手持钢枪站在祖国北疆的哨位上，仰望星空，心想，此时老家的母亲也许正望着那颗闪烁的星星。年后，收到姐姐的来信，展开信笺，第一句话就是母亲问我过年吃饺子了吗？我回信告诉母亲：“吃上饺子了，还是我和连队战友们一起在炊事班帮厨包的呢。擀面杖不够用，情急之下，把坏了的铁锹把锯成了擀面杖……”远在故

秦岭的叩问

——纪念中原突围80周年

黄小原

大悟

黑云六月压城垣，卅万兵围鄂豫边。浴火回眸白果树，此身一去几多还。

宁陵

中原北路进商南，两军阵前倭作先。气盖虎狼江口镇，魂归却待四十年。

镇安

千峰万壑尽苍茫，秦岭丹江骤雨狂。喋血文家理骨处，青山绝壁问兴亡。

故乡

丙戌八十血未央，商於虎鹿遍蜂房。忽闻村树风声过，疑似亲人唤故乡。

告牺牲书

鱼书万里觅行踪，战火硝烟月色浓。铁血柔情八百字，忠魂所愿叩飞鸿。



故乡的老槐树

潘文曼

归乡的车辆越过辽东半岛的青峦翠谷，咸湿海风裹挟着桂花清甜沁入心脾，现代楼宇渐次隐退，平旷田野与疏朗村舍间，大连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大关屯的关向应故居，已在视野中清晰起来。时隔多年重回故土，青砖灰瓦的院落依旧简朴敦实，院墙外那棵老槐树第一时间攫住了目光，树干粗壮道劲需两人合抱，枝丫如虬龙盘曲伸展，绿叶层层叠叠织成浓荫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地面洒下碎金般的斑驳光影。

风雨飘摇的岁月里，它曾两度濒临绝境。华北地区暴发大规模槐尺蠖虫害时，整棵树的叶片被啃噬殆尽，枝干上爬满灰白色的虫茧，像极了关向应当时在晋西北前线咯血的胸膛。后来，一场罕见的雷暴击中树顶，碗口粗的主枝断裂，焦黑的树皮如结痂的伤口，仿佛关向应躺在延安窑洞的病榻上，脓胸引发的剧痛让他彻夜难眠。林业专家曾断言它无存活可能，村民们却不肯放弃，用稻草包裹树干保温，定期浇灌稀释的草木灰水，就像战士们在病榻前为关向应擦拭冷汗、读报鼓劲。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，老槐树竟从断裂的枝干处抽出第一缕新芽，嫩绿色的叶片在阳光下颤抖，如同关向应临终前仍念叨的回到东北老家的希望。如今它亭亭如盖，郁郁葱葱，每一片叶子都像是关向应精神的延续。树干上那些深深的裂纹与疤痕，不是衰老的印记，而是生命的勋章，默默诉说着从毁灭到新生的奇迹。

顺着树干焦灼的纹理往历史纵深处探去，关向应的生命轨迹与老槐树的生长年轮重叠交织。抗战期间，他在晋西北抗日前线突发咯血，被诊断为肺结核合并脓胸，胸腔积液压迫心脏，生命垂危。窑洞小窗成了他眺望战场的唯一通道，每天清晨他让警卫员扶着坐起，望着延河水在炕沿上画东北地图。病痛最剧烈时，体温高达40℃，嘴唇干裂出血，他仍坚持在笔记本上写下歪斜却倔强的“坚持就是胜利”。他常对战友说，自己的病不算什么，就像老家里那棵槐树，冬天掉光叶子，春天还会发芽。老槐树成了他精神世界的隐喻：无论严寒如何肆虐，春天终会来临；无论病痛如何折磨，希望永不凋零。

漫步故居的每一间房，一件件文物、一张张照片都在无声诉说着关向应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。故居里的人渐渐多了，所有人都会走到老槐树下，仰头凝视，任浓荫裹住思绪。夕阳西下时，余晖为老槐树镀上暖金的光晕，我忽然明白，它早已不是一棵普通的树，而是天然的纪念馆、活着的编年史。年轮是书页，伤痕是脚牌，新枝是结论，无声讲述着牺牲与新生、毁灭与创造、离别与永恒的故事。它的枝干，早已刻进白山黑水的肌理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。古朴的院落里，老槐树挺拔的身影映在青砖墙上。站在这棵死而复生的巨树之下，我分明感到，他早已归来，不是以游子的身份，而是以精神源流的姿态，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李新绘画 董昌秋

买年画

孙成文

的路程，我俩也乐此不疲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除夕前一天的上午，我们终于在邻村的黄金口商店发现了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照的年画。弟弟指着悬挂在柜台上方其中两联年画的样品异常兴奋：“哥，快看，在这里！”果然，英气逼人的“杨子荣”赫然入目。我左右端详，爱不释手，兴奋劲儿一点也不亚于弟弟。仰视中再细看年画定价：0.25元，随手掏出裤兜里的钢镚，数了数，还差5分钱。此时，那兴奋的心情顿时减半。就差5分钱，弟弟有些沮丧地埋怨我：“你怎么不跟妈多要一毛钱呢？”

“谁寻思能这么贵！”我略显尴尬地反驳弟弟。但还是有些不死心，便凑到售货员跟前，低声地跟人商量：能不能先付两毛钱，把年画拿回家，下午保证把剩下的5分钱送回来。售货员一口回绝：钱不够下午再来买吧。“哥，咱赶快回家拿钱吧，再晚了，就让人家买走了。”弟弟显得非常着急，跺着脚使劲拽了拽我的棉袄袖。

出了商店门，蹭着积雪步行了三四里路，刚到家门口，弟弟就大声地喊：“妈！妈！快给俺哥5分钱！”喊了半天，没人应答。进去

一看，只有两个姐姐在家，正准备收拾吃午饭呢。原来西院邻家军的军属大婶突发阑尾炎，父亲和母亲护送她去县里的医院了。

这可咋办？我急得抓耳挠腮，在屋里转圈，一时没了主意。见状，弟弟眼珠转了转，沉思了那么一会儿：“哥，咱去后院找许奶奶借5分钱吧，等妈回来，再还给人家。”好主意！我和弟弟都知道许奶奶是个善解人意的老人。她家的梨树和桃树果实成熟，都会给我们家送来那么几小筐……人好看呢。

拿着借来的5分钱，我和弟弟也顾不上吃午饭了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蹭着雪，急匆匆地往那商店里奔。因为已经步行了一个来回，加上饥肠辘辘，这条三四里的路程，突然显得如此漫长。我们兄弟俩脚步踉跄，不时会脚下一滑摔倒雪地上，然后赶紧爬起来互相搀扶着继续前行……

也不算是出乎意料，当我俩气喘吁吁地赶到商店时，售货员告诉我们：《智取威虎山》的画卖完了，要不看看买点别的年画吧。弟弟急了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埋怨售货员：“你不是说下午再来买吗，怎么没给俺们留着呢？”